

集部

會稽掇英總集卷十八

宋　孔延之　撰

建南鎮碣記　孟簡

太山諫卿受氣端勁為文雅拔由進士尉陽羨安定公愛其道直延為從事是時鄙夫次受辟書故得與諫卿遊處最密常記其撰南鎮碣彩章輝煥物象飛動當貞元之丁丑也迨元和甲午簡自給事中蒙恩授浙東道

都團練觀察處置使薦遊此地歲十八返矣尋奉御祝有事于鎮求當時之碣則未樹立因訪太山之故吏乃得舊本爰徵樂石磨琢鐫刻流芳自此諫卿永貞年為讒賊所中謫居汀州今皇帝踐阼宰臣論其冤濫故福建廉使閻公得以上請復歷大理評事遽徵拜監察御史未經歲臺丞上薦不次遷侍御史以言語明切將酬相府且不入出為巴州刺史持逸羣之才畧瘳疲人之疾苦理行居最再移資州如巴之政令復為洋州課績

大著噫共戴華髮相逢幾時所不間者頃以至人實相淨樂之法更說迭講次真空處入性海道動于世間而不世間故可記也十年十月十日建

遊妙喜寺記 李遜

越州好山水峯嶺重疊邐迤皆見鑑湖平淺微風有波山轉遠轉高水轉深轉清故謝安與許詢支道林王羲之常為越中山水遊侶以安之清機詢道林之高逸羲之之知止雖生知者思過已半焉知其又不因外獎積

成精絜邪妙喜寺去郭二十里而近通舟而到積水四滿樓臺在中觀其林叟漁者小艇短楫求贏而來得志而返濯足擊汰聲滿山谷又有丹素佳禽哢吭清流旁波投空一一遠去時與從事四五人天氣精爽同登共覽因思羊叔子在襄陽好風景出鈴閣罷漁獵登峴山今古在懐獨立無對存有令德殁有令名君子哉遜賴聖時欽明叡海無波進無若人之才退獲若人之逸登山望水思泯幽寂雲霞草樹横在一目非敢追蹤羊公

亦復長揖王謝矣時有從事李翺僧靈徹請紀故琢于片石云時元和八月十五日記

判曹食堂壁記　崔元翰

古之上賢必有祿秩之給有烹飪之養所以優之也漢時尚書諸曹郎太官供膳春秋時齊大夫公膳日雙雞然則天子諸侯于其公卿大夫葢皆日有饔餼有唐太宗文皇帝克定天下方勤于治命庶官日出而視事日中而退朝既而晏歸則宜朝食于是朝者食之廊廡下

遂命其餘官司洎諸郡邑咸因材賦而興利事取其奇羡之積以具庖廚謂為本錢雖有遺法列曹掾史之于郡上丞諸曹郎推本其位又諸侯大夫之比其有食也于古義最為近之凡聯事者因于會食遂以議政比其同異齊其疾徐會斯有堂矣則堂之作不專在飲食亦有政教之大端焉越州號為中府連帥治所監六郡督諸軍視其�轂之衝廣輪之度則彌地竟海重山阻江銅鹽材竹之貨殖舟車包篚之委輸固已被四方而盈

二都矣其人處險而怙富易擾而難理事之紛錯差于他州而亞于荆揚幽益諸府舊矣故其設官之制劇曹皆二人而紀綱之職亦分為兩以統其事以其府署之內建旆設旌之盛飛纓薦紳之衆堂皇閈閎之壯而食堂之制陋而不稱朞年故太子少師皇甫公來臨是邦始更而廣之居麗譙之西偏背崇墉以南嚮而其棟梁梠桷則皆松柏梗楠縱施五筵衡容八几洞以二門夾以四窗有爽塏之美無濕燠之患頤神寧體君子攸處

後二歲而御史大夫崔公為之備食器增食物虞人之獻禽者必分焉故其鼎俎有芻豢之羊豕田獲之麋鹿鼈蜃鮐魠之異橘柚筍蒲之新庶物豐矣由飲食以觀禮由禮以觀禍福由議事以觀政由政以觀黜陟則書其善惡而記其事宜在此堂乃列其名氏繫以年月叙之于後各以其職相從云

鎮東軍監軍使院記 吴蜕

昔晉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以禮賓客而前

史猶或美之而況元帥太師中書令彭城王之為藩翰也尊天子之命廣近臣之署以宣王澤以壯軍威者哉初乾寧單閼歲叛臣芥視生靈鼠竊位號屏王臣于湫溢而毀撤其宮署以肆暴焉元帥彭城王以大義為心龔行天討遂平其難帝命熏而鎮之尋詔特進左監門衛上將軍汝南周公以監護之實欲以天子之渥澤而渙汗于三軍也連帥有奇勲殊績忠國利人之大節皆得以上聞以是銘盤盂鏤鍾釜免虛其授受也豈不重

歟汝南公駰騎至止軍情大洽彭城王慕其温雅特加禮焉且曰易有大壯之義詩有斯干之美今奈何以卑庳之棟宇而處天子近臣不營爽塏者乎乃命軍吏揆日經始之去子來之民募宿飽之卒浹旬而材備累月而功畢重門洞開列楹高峙奔者走者不敢仰視周垣緻密顯敞豐博闚者驚駭見者眙睸東廂西序窈窕深邃前廡後軒櫛比星連方塘曲沼游魚浴鳥異竹奇花藍梢粉葩復有大夏之前木蘭特異盤陰袤丈庇于廣

庭越城之中稱為一絕當前政不軌之際忽焉凋零迨
彭城王之鎮臨也綠葉紫苞載新陽艷雖田家荊樹未
足多焉是知忠孝之感通其揆一也彭城王嘗因讌遊
形于歌詠題于屋壁聲在管絃其及物之功皆此類也
越之最制府兵十有四旅屬郡邊戍皆出其間前賢莅
臨猶或逗撓令一府之內控弦十萬朱旗絳天長戈雪
野揮汗則雨驟吐氣則雲舒而汝南公以溫恭沖澹之
德和煦之以貞正廉平之道矯厲之使三軍之士咸得

其歡心及考秩向滿連帥惜其去拜表乞留中外美之嗚呼自兵興以來歲踰二紀唯彭城王以忠孝之節聲翊戴之心連定金陵再清鏡水絶蘖牙之本覆妖偽之巢而復以國家經費為憂勤修職貢航深梯險道路相望史不絶書府無虚月當朝廷多事之際天帑充給實有頼焉天子以是奬殊庸超賞典授雙節帥兩藩製錦衣以頒之鏤金券以錫之復加定亂安國功臣所以昭異數也汝南公甞從容謂左右曰當今海内竭忠誠著

實效于國者其吴越之邦乎抑有由也昔武德初巢國公為佐命功臣逮今二百八十載其裔孫復為定亂安國功臣豈偶然哉在我朝之創業也有巢國公佐焉其中興也有彭城王輔焉所謂世濟其美代不乏賢仲尼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之謂乎汝南公深識而遠慮博古而該今皆此類也夫如是豈止護强軍宣帝命而已是将入輔宸極致君堯舜外有彭城王之糺率羣后尊奬王室海内欲求不治其可得乎蜕以不才謬塵賓

介奉命紀述誠慚陋蕪庶幾勒貞珉永鴻烈用傳于不朽以繼奚斯之頌云時天復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庚辰朔二十四日癸卯記

金庭觀晉右軍書樓墨池記　裴通

越中山水之奇麗者剡為之最剡中之山水奇麗者金庭洞天為之最其洞在縣之東南循山趾而右去凡七十里得小香爐峯其峯即洞天之北門也谷抱山關雲重烟巒互回萬變清和一氣花光照夜而常晝水色含

空而無底此地何事嘗聞異香有時值人從古不死真天下之絶境也有晉代六龍失馭五馬渡江中朝衣冠盡寄南國是以瑯琊王羲之領右軍將軍而家于此山其書樓墨池舊制猶在至南齊永元三年道士褚伯玉仍思幽絶勤求上玄遂啓髙宗明皇帝又于此山置金庭觀正當右軍之家故書樓在觀之西北維一間而四徘徊髙可二丈已下墨池在尊殿之東北維方而斜廣輪可五十尺已下池樓相去東西羙值繞可五十餘步

雖形狀甲小不足以壯其瞻翫而恭儉有守斯可以示于將來況乎處所遐深風景秀異契逍遥之至理閱鸞鶴之參差其金庭洞天即道門所謂赤城丹霞第六洞天者也按上清經其洞天在天台桐柏山中辟方四十里其北門在此小香爐峯頂人莫得見之有山樵夫往往見之者或志之以奇花異草還報鄉里與鄉里同往則失其所志也過此峯東南三十餘里又石竇呀為洞門即洞天之便門也人或入之者必贏糧秉燭結侶而

往約行一百里二百里多為流水淤泥所阻而返則莫湊其極也通以元和二年三月二三道友裹足而遊登書樓臨墨池但見其山水之異也其險如崩其聳如騰其引如肱其多如朋不過三層而謂天可昇經再宿而還以書樓缺壞墨池荒毀話之于邑宰王公王公瞿然徵王氏子孫之在者理荒補缺使其不朽即事題兹實録而已詩曰寂寂金庭洞清香發桂枝魚吞左慈釣鵝踏右軍池此地長無事沖天自有期向來逢道士多欲

駕文螭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道開威蘊宗實光識斐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正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于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浸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陁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淛東亷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亷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

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年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請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文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緣乎

修漢太守馬君廟記

韋瓘

東漢太守馬君臻能奉漢制撫寧越封仁惠公利淑民陶俗殊績章白書于舊史其尤異則披嶮夷髙東波圜境巨浸横合三百餘里決灌稻田動盈億計自漢至今千有餘年縱陽驕雨淫燒稼逸種唯鏡湖含澤驅波流潴注于大海災凶歲穀穰熟俾生物蘇起貧羸育富其長計大利及人如此孔子稱民之父母馬君有焉開元中刺史張楚深念功本爰立祠宇久而隳敗今皇帝貞元九年觀察使平昌孟公誅斷姦刼寛遂民類教化修

長泯吏畏慕嘗以馬君忠利之績神氣未滅壽宮不嚴何以昭德十年十一月乃崇大棟梁誅翦檝梗禮物儀像咸極絜好後每遇水旱災變輒加心禱精意所向指期如答則知君子惠物本同于化樹功本同于治對德相望是宜刻石二十年二月三日記

唐太守題名記

摠管麗王武德元年十二月自右衛將軍授武德二年七月拜梁州都督

李嘉武德三年

闞稜　武德四年六月九日自右領軍將軍授

田德平　貞觀七年七月十三日自鄜州都督授

馮大恩　貞觀九年八月授

齊善行　貞觀十七年九月自蘭州都督授

王奉慈　永徽二年正月自潭州都督授拜泰州都督

于德方　永徽五年正月十七日自原州都督授

段寶命　顯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自洛州長史授

唐同仁　龍朔元年五月十二日自虢州刺史授

劉伯英 乾封元年五月自冀州長史授揔章致仕

李孝逸 咸亨二年三月自常州刺史除授益州長史

李孝廉 儀鳳三年二月自蘇州刺史授貶平州刺史

崔承福 永淳二年二月十六日自淛西刺史授

李思貞 文明元年二月九日自婺州刺史授

郭齊宗 光宅元年十月自左衛大將軍授

楊玄節 垂拱元年六月自撿校浙西刺史授

李奇容 垂拱二年三月自裕府副率授拜幽州刺史

豆盧欽望如意元年三月自婺州刺史授拜司農卿

錢節神功元年自揚州司馬授

蔡德讓大足元年自廣州都督授

竇懷貞長安四年自上方監授拜揚州長史

龐貞素神龍元年五月自右衛將軍授

張合愍神龍二年七月自光禄員外郎授拜除刺史

胡元禮神龍三年八月自蘇州刺史拜授廣州都督

姚元之景龍元年十月自宋州刺史授改常州刺史

楊祇本景龍二年七月自陜州刺史授

尹正義景龍三年六月自宋州刺史授其年便除相州刺史

王希雋景龍四年六月自相州刺史授先天二年拜京兆少尹

王子麟開元二年自右衛中郎將授其年拜光祿卿

桓臣範開元三年二月自殿中少監授改瀛州刺史

皇甫忠開元十年八月自杭州刺史授十一年拜許州刺史

鄭休遠開元十一年自汾州刺史授十五年有犯去官

何鳳開元十六年自右領軍將軍授十九年五月勑與替

張沇 開元二十年自衡州刺史授二十一年拜泰州都督

裴鼎 開元二十一年自金吾衛將軍授二十二年拜左威衛將軍

元彦沖 開元二十二年自襄州刺史授二十六年拜衛州刺史

敬誠 開元二十六年自台州刺史授二十七年改廬州刺史

秦昌舜 天寶二年自通州郡太守授六年除道州太守

杜庭誠 天寶六年授七年拜晉陵太守兼按察使

張守信 天寶七年自杭州刺史授十五年致仕

李處祐 天寶九年自杭州太守授十年致仕

于幼卿天寶十三年鄱陽太守授

崔寓至德二年自江夏郡太守授其年六月改給事中

李希言自禮部侍郎兼蘇州刺史充節度採訪使轉潤州刺史

獨孤峻自陳州刺史授充節度採訪使加御史中丞改金吾衛大將軍

呂延之自明州刺史授充節度使丁憂

杜鴻漸自湖州刺史授節度使加御史中丞遷户部侍郎

趙良弼自廬州刺史授節度使加御史中丞改嶺南節度使

王璵自太子少師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授充節度觀察使

員錫自職方郎中授充觀察團練使不之任

殷日用自蘇州刺史授充觀察團練使不之任

薛兼訓自殿中監兼御史中丞授充觀察使丁憂

薛兼訓自御史中丞加大夫授充節度觀察使遷太原節度使

陳少遊大歷五年九月自宣歙觀察使授八年十月遷淮南節度使

皇甫温大歷九年八月自陜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授

崔昭大歷十一年七月宣州觀察使授其年十月勑停觀察團練使隸入淛西屬州

王密大歷十四年十一月自湖州刺史授建中二年十月勑兼浙江東江二道節度副使

元亘 貞元二年十二月自楚州刺史授三年二月勅却分兩道置都團練按察使

皇甫政 貞元三年二月自權知宣州刺史授十三年三月改太子賓客

李若初 貞元十三年三月自福建觀察使授十四年改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裴肅 貞元十四年九月自常州刺史御史中丞授十五年五月加御史大夫

賈全 貞元十八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二十一年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楊於陵 永貞元年十月自華州防使授元和二年四月遷戶部侍郎

閻濟美 元和二年四月自前福建觀察使授其年十月追赴闕

薛苹 元和二年正月自湖南觀察使授五年八月除潤州觀察使

李遜 元和五年八月自前常州刺史授九年九月追赴闕

孟簡 元和九年九月自給事中授十二年正月追赴闕

薛戎 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長慶元年九月隨表朝覲

丁公著 權知吏部銓選事檢校右散騎常侍授長慶三年九月追赴闕

元稹 長慶三年八月自同州防禦使授大和三年九月除尚書左丞

陸亘 大和三年九月自蘇州刺史七年閏七月除宣州觀察使

李紳 大和七年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授九年五月却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高銖 大和九年五月自給事中授開成四年閏正月追赴闕中路除刑部侍郎

李道樞 開成四年正月三十日自蘇州刺史拜

蕭俶 開成四年三月自楚州團練使授會昌二年七月除給事中

李師稷 會昌二年二月自楚州團練使兼淮南營田副使授

元晦 會昌五年七月自桂管觀察使授大中元年五月追赴闕中路除衛尉分司東都

楊漢公 大中元年五月自桂管觀察使授二年二月追赴闕

李拭 大中二年二月自京兆尹除檢校左散騎常侍授三年十月追赴闕

李褒 大中三年自前禮部侍郎除禮部尚書授六年八月追赴闕

李訥 大中六年八月自華州防禦使授九年九月勑貶朗州刺史

沈詢大中九年九月自前禮部侍郎授十二年六月追赴闕其月四日遷戶部侍郎

鄭憲大中十二年五月自江南西道觀察使授未到任其年七月除袁王傅分司東都

鄭處晦大中十二年七月自刑部侍郎授大中十三年遷工部尚書充浙西都團練觀察使

鄭祇德大中十三年自太子賓客除檢校工部尚書授十四年三月遷檢校禮部尚書

王式大中十四年自前安南經畧使授咸通三年六月遷工部尚書充武寧軍節度使

鄭裔綽咸通三年三月自權知秘書監除檢校左散騎常侍授

楊嚴咸通五年九月自前中書舍人授六年二月二十四日追赴闕

王渢咸通八年自前尚書戶部侍郎授

李綰咸通十一年五月自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授十三年十二月追赴闕

王龜咸通十三年十一月自同州防禦兼長春宮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授

裴延魯咸通十五年六月自中書舍人授乾符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加左散騎常侍授

崔璆乾符四年閏二月自右諫議大夫知匭使授五年六月加正議大夫

栁韜乾符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給事中除左散騎常侍授

劉漢宏廣明元年十一月四日自宿州刺史檢校左散騎常侍授轉至檢校兵部尚書至中和二年以識應金刀擬生不軌擅興兵甲侵噬隣封欲據金陵之舊都復興亡漢餘裔人神共棄旋至敗亡以光啓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伏誅於闕闕

董昌光啓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自杭州刺史檢校戸部尚書授累加恩寵至檢校大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至乾寧二年二月三日偽建羅平國僣登尊位奉勅削奪在身官爵委鎮海軍節度使統軍討伐乾寧三年五月十六日収復越州城池後奉勅族誅

宋太守題名記 并序　鄭戩

聖宋之應運赫淳耀當天統包括海寓齊一文軫劃階亂之本建長世之策乃罷鎮兵収節制天下郡國分遣文吏以守之太平興國三年呉越王奉版圖歸京師太宗皇帝始命故丞相畢公士安以宮賛右大夫典是郡

于今五十年矣更代者名氏俱存去年冬虞曹外郎武功蘇侯由臨淮遷賞能課也先是侯以棘寺丞宰蕭山殆踰一紀復兹作守郡人榮之越明年仲春禮上摧強照奬神鋒獨出曽未朞月威聲大振居常餘閒周治廨舍得廳事之北壁太守題名石記腹背鑱刻他官雜叙因命工礱之重以刋正自唐武德元年揔管龐玉而下九十七人遷於廳之西廂我故相畢公而下三十政置于廳之東壁尊本朝也若夫仁者廉者貪者殘者遠之

則有國史在近則請詢故老鄉先生之論披名可見無庸悉數後之居者無忽時天聖九年四月五日

右贊善大夫畢士安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到是月移知台州

起居郎李準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到五年十二月赴闕

司農少卿李希連　太平興國五年十二月到七年三月丁母憂

殿中侍御史高適　太平興國八年七月到雍熙三年十一月赴闕

虞部郎中江正　雍熙三年十一月到端拱二年十二月赴闕

侍御史薛智周　端拱二年十二月到淳化元年六月移知婺州

崇儀使韓崇訓淳化元年六月到二年二月移知泉州

侍御史盧文正淳化二年四月移自昇州十月捐館

太常博士封遂成淳化三年六月到是年十一月丁母憂

職方員外郎王柄淳化四年四月到至道元年四月移知秀州

工部郎中郭異至道元年四月移自昇州二年三月移京東轉運使司

膳部郎中元玘至道二年五月到咸平元年四月移知秀州

供備庫副使馮礪咸平元年四月到三年三月赴闕

度支郎中裴莊咸平三年三月移自河北轉運使五年八月赴闕

兵部員外郎康戩咸平五年九月到景德二年四月赴闕

職方員外郎王礪景德二年四月到是年坐失與雄任

職方員外郎張巽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到三年四月赴闕

祠部郎中王贄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到十二月移福建路轉運使

度支員外郎李適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到六年四月赴闕

都官員外郎皇甫選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到八年四月赴闕

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到天禧元年三月移淮南轉運

兵部郎中直史館陳靖天禧元年三月到四月移知蘇州

刑部郎中直昭文館高紳天禧元年四月到三年七月以疾罷

虞部員外郎盧幹天禧二年十月到三年二月捐館

屯田員外郎任布天禧四年四月到五年十一月移知建州

司封員外郎燕肅天禧五年十一月到六年十月移知明州

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謝濤乾興元年十二月自御史知雜授天聖三年十二月赴闕

屯田郎中尹錫天聖四年三月到九月移本路提刑

金部郎中宋可觀天聖四年十二月到六年十一月赴闕

度支郎中成悅天聖六年十一月到九年二月赴闕

比部員外郎蘇壽天聖九年二月到明道元年十月移知歙州

都官郎中陳覃明道二年二月到景祐元年十月移潤州監税

刑部郎中葉參景祐元年十月三日到二年七月赴闕

右諫議大夫趙賀景祐二年七月到十月移知濠州

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景祐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十一月移知明州

吏部員外郎蔣堂景祐三年九月移自淮南轉運使四年五月知蘇州

右諫議大夫郎簡景祐五年五月到寶元二年七月赴闕

吏部員外郎范仲淹寶元二年十一月到康定元年四月授天章閣待制移知永興軍

工部郎中充集賢校理陸軫康定元年六月到慶曆二年七月赴闕

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向傳式慶曆二年七月到四年八月赴闕

刑部郎中晁宗簡慶曆四年八月到九月捐館

兵部郎中馬綷慶曆四年十二月到慶曆六年八月轉太常少卿十二月赴闕

司封郎中陳亞慶曆六年十二月到八年十月轉太常少卿十二月赴闕

太常少卿富嚴慶曆八年十二月到皇祐二年十一月轉光祿卿皇祐三年正月四日赴闕

刑部郎中楊紘皇祐三年正月到七月移荆湖南路轉運使

給事中魏瓘皇祐三年十月到四年六月轉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移知廣州

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王逵皇祐四年六月五年七月遷葬

户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李兊至和元年六月到嘉祐元年八月九日改龍圖閣直學士移知廣州

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元嘉祐元年十月到二年二月移知泰州

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集賢殿修撰張友直嘉祐二年四月到四年七月捐館

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刁約嘉祐五年正月到六年十二月四日赴闕

右正言知制誥沈遘嘉祐六年十二月到七年七月轉起居舍人移知揚州

度支郎中張伯玉嘉祐八年四月到治平元年十二月移知福州

光禄卿直秘閣章岷治平二年八月六日到四年五月十日移知福州

太常少卿朱肱治平四年七月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得替

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陳升之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到熙寧元年正月三十日就移知許州

太常丞充集賢校理鞠真卿熙寧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二日就移江西轉運使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元絳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二年正月二十日

移知荆
南府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邵亢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十一月十二日移知鄭州

右諫議大夫沈立熙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四年正月四日就移知杭州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會稽掇英總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張　鈞

會稽掇英總集卷十九

宋 孔延之 撰

餘姚海塘記 史館王相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為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

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為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為縣不以材地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堤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菑能令其民翕然皆歡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甚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

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事君曰道之閎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盖有所難知也其治教政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渠川以御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

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為吾曾為之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子良以其言為然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校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歷八年七月

日記

會稽清白堂記　范仲淹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也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引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

輕冰凛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温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盖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名嘉賓以建谿日鑄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説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収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盖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可為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

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時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

蕭山縣昭慶寺夢筆橋記　葉清臣

昔者昭明綴集里巷開于東府子雲著書亭搆揭乎西蜀席前修之能事崇近古之殊稱此賢者所以飛令聲布嘉躅也若夫經星著象牽牛列于關梁周官分職司險達于川澤觀天根而庀事聽輿謀而順圖此作者所以啟上功廣成務也其或流風可挹遂泯滅而無聞陳

迹有基忽廢墜而不舉斯亦平津之館永歎於屈甕宛丘之道深譏於單子者已淛河之東偏會稽為右郡伯禹啓書而興夏勾踐保栖而霸越青巖交映佳山水之秀奇茂林森蔚美竹箭之滋植地方百里者八而蕭山居其一焉縣目伽藍者五而昭慶第為甲焉夢筆橋者乃直寺門絕河流而建之也初齊建元中左衛江公歸依法乘脫畧塵境捨所居宅為大福田則斯橋之興與寺偕始其賦名索義亦繇此物也自會昌流禍池臺起

傾平之憎大中再造土木極文繡之華唯造舟之制曠日不復物豈終否有時而傾天聖紀號之二年冬十有二月隴西李君以廷尉評實宰是邑君明習吏事詳練理體牽絲沿牒至必連最批郤導窾居多餘地其始至也去害吏撫瘵民激揚頹獘慢振紘領越明年政以凝民用寧訟無留牘漁不改夜於是以成法視文奏以暇刻起隳𡑅圮位署必葺邑居惟新一日周爰井疆鋪觀圖籍慼釋子之能誌惜江氏之寖微且懼乎褰裳厲深為斯

民病漸帷涉難貽來者羞乃諭居僧俾募信施其坐堂上之客必得邑中之豪寺僧智明利眞有邦德成有章自南同與是謀式幹斯蠱三四佛之攸種咸植善根百千金之所直悉歸寶塔府帑不費里旅不煩山虞致木而叢倚郢人運斤而風集經始不日而功用有成晴虹倚空而半環浮鼉跨波而欲渡雕楹矗矗而端聳鉤楯繚而横絶肩摩轂擊控夷路而下馳飛艎鳴艣貫清流而直逝以材之豐羨稽工之簡隙又作駐楫亭于橋之北

渶艇子兩槳足以憩行者之勤傳車一封可以勞使臣之集是知創橋以表寺先賢之遺懿益光由亭而視橋仁人之用心兼至建一物而二美具故君子謂李君為能若乃度羣迷超彼岸演竺乾之筏喻從善政均大患易國僑之輿濟又豈止題柱伸馬卿之志墮履紀黃石之書臨清水以締材徒言呂母架渭河而建利止虢崔公而已哉李君謂予春秋之流可謹歲月之實折簡馳問託辭傳信愧無馬遷之善叙聊傳丘明之新作云爾

時巨宋天聖四年春三月甲申日記

井儀堂記

錢公輔

天下登覧之勝有以天成者有以人為者天成必待人為而後發人為必得天成而後㑹二者合并迺可謂嘉余於㑹稽山水千情萬狀昔嘗探而究之矣今而再至登井儀堂環相周視恍然瓌絶殆非昔之所見視其堂之後枕去聲則卧龍一山之股也視其堂之前直則亭山與王氏之小隱山也視其堂之東則東之秀林美嶠莫

不咸在而城坊萬屋滿於眉宇故命之曰阜軒阜軒云者以彩書也視其堂之西則西之遠峯近巒皆可指尋而原田億計瑩乎目睫故命之曰曠廡曠廡云者以廣書也視其堂之名則射禮之所自講也視其堂之實則宴喜之所最宜也視其堂之兩軒則客主之所以休而望也視其堂之高下則蓬萊閣之上望海亭之下而其平與四徹亭等也傍而俯乎東南則西樓隱然其左也傍而俯乎西南則西園蔚然其右也問其成之歲月則

嘉祐六年二月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偕游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

志省堂記 沈起

城之中有山以勝槩名天下者唯餘杭會稽丹陽括蒼閩五郡焉環山以為城城廣袤四出直其南有湖湖光平而緑山勢聳而秀則會稽又為五郡之最故徼之之詩擬之蓬萊良有以也今年夏四月予以言斥官自監

察裏使除通判會稽郡事會稽大府也所居之署皆隆棟大梁密礎瓌材堂皇峻嚴齋居靚深則觀游之盛又為會稽之最署之北鑿方以為池池有清泉芰芰生其中池之左累高以為山山有怪石松杉植其上山之北又有大亭巋然即吳越錢氏所建也訖今綿百餘祀而木之漏者朽而蠹墻之徹者剥而壞予因取廢寺之餘材役卒之隙工治而完之不踰月而告成自公之暇則以琴樽几席起居於其間因名之曰志省堂蓋思遷謫之

人有憔悴怨懟憤世嫉讒瀃然其色可憐者茲悖於性而不知於天也有酣飲浩歌仰天而呼不事事以自放者茲㾐其職而不虔於君命也若予之志志乎省吾身也易之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釋者以君子畏天之威則兢兢自修以省察其過所以致福也噫省之義於君子行己之方其至矣乎哉予故志其省之說書於石以自勉焉爾嘉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望海亭記　刁約

越冠浙江東號都督府府據卧龍山為形勝處山之南亘東西鑑湖也山之北連屬江與海也周遭數里盤屈於江湖之上狀卧龍也龍之腹府宅也龍之口府東門也龍之尾西園也龍之脊望海亭也大中祥符末予侍宦來越熟遊於此觀乎山之竒孤峯崛起亭之勝諸景叢集惜其隘陋有負於眺覽時州將高公紳植五桂於亭之前易其名曰五桂亭後四十五年予假守至郡爰訪舊迹亭與桂俱廢矣止餘荒墟人迹罕及因而襃遺

材鳩羨工裁峻填坎以廣故基縱橫凡增四丈餘而亭宇始葺周覆軒廡以容左右也三開磴道以便上下也四隅翼以石欄固其險也前墀傅以花檻飾其趣也東西列屋四楹置宴具也亭既成邀朋僚以落之客有執爵起而言曰東南之邦佳山水侈臺榭麗於城邑者多矣如其嵐巘千屏煙波數帶漕帆商檝往還於前頳糊百雉雲屋萬家鴛刹蚪簷照映於下者未見其比若其晝之陰也繁雲舒卷起於望中樓塔高下或出或沒晚

之霽也殘照澄明瑩乎天末峯巒遠近若趨若揖盖一日之異也如此始春也鮮葩艷卉爛熳城隅濃香襲人迴當几席既夏也嘉樹茂林蔽虧簷外清陰覆座宛在巖谷逮秋也木葉揺落天形畫露巨浸千里浩乎無涯及冬也谷風號怒雪意欲霏寒空四垂混焉一色盖四時之變也如此昔元微之罷相領淛東觀察嘗有詶鄭從事宴望海亭詩請復亭名曰望海乃然之仍以詩附于左方嘉祐辛丑歲仲冬既望

新修城記　毛維瞻

天下不患乎有不可禦之寇大患乎無不可攻之備閭井聚落閭一區之舍斗升之儲猶畜庬挑設垣籬以固守之而郡國之大不城可乎越為浙東大府戶口之衆寡無慮十百萬金穀布幣嵗入于縣官帑庾数又倍之提封左右襟帶江湖逺扼閩嶺之衝故屯宿禁旅以備非常州之子城頽圮邸裏亡有限隔非所以為國家式遏海外之意也嘉祐六年春州將刁公奏乞治之詔下

得請主築者繞慮事而公被名繼以紫微沈公役方大施又移帥杭八年夏清河張公領鎮至止恭念天子新即位外諸侯大宜謹守備以為先務遂量功戒事儀圖亟成役兵夫日僅萬指舂牘空遠相答不擾市不妨農僦而飲之無不勉者以其年冬十月新城成高二十丈面平廣可驟數轡其趾疊巨石為臺以捍水四周罘罳甋瓴承埤堄以障守者挑撻覽寫而廉勢峻拔堅異他壁北因卧龍山環而傅之連延屬於南西抵于堙尾凡長九千

八百丈其費工與材之數踰二百六十萬城之門有五而常喜西偏西園三門旣隘且壞又新之以壯其啓閉仍鳩羡材樓於西園門之上資游觀也平湖蒼山前後涵映朝嵐夕霏紫翠浮活樵釣謳歌魚鳥上下迤邐來與人會襟韻灑豁迴視邑郭其身飄然若在丹霄遊氛之上此又功外所得之餘勝也公之於是役也指蹤纖悉偕若素慮始議者以三歲為期至是二十五旬而畢葢役不可以翫曰法曰兵曰政亦然凡翫役則民作勞而重困

翫法則吏因緣而市獄翫冦則師逗留而速敗翫政則民露布而亡告翫之為説眞可畏哉故余因書修城事始末及之時治平初命元歲在甲辰云

越帥沈公生祠堂記 沈紳

上在御之四十年揆古監觀熈神無為委成庶工克愼付畀眷是會稽大屏東部整齊師紀坐以撫安宜得嚴諸侯嘉祐六年十二月巳未始命右正言知制誥吳興沈公遘以府事公嘗以文學相先天下名重一時陟降

外內發舒輝光衆實偉之既至府思將大起其政以當
上意甫留神明洞見底裏所迎立剖疾甚破竹乃占屬
僚分董曹事乃簡燕遊輯完廢羸有無賴三人鄉邑魁
蠹公拉而黜之遠邇肅觀自爾户弛禁横猾惴栗一方
風動屹然獄立公方材育羣士遂大治學校新其宮居
而尊勸焉朝廷初以起居舍人進公公懇讓者再以紓
父譴及是七年七月壬子優詔褒加遷于江都凡邦之
耆耋薦紳秀民緇黄列校惜公之行以謂撤大厦而暴之

途奪慈毋而絕其乳讙言呶呶逮無攸依相與畫公儀
形揭于永福佛寺以度慕詹從而鋪其治行屬紳叙次
光明世聞紳迹公為政本乎愛民纔六七月而人皆愛
之不忘人知愛公而不知朝廷遷公于邇且將施之大
政矣雖深其思與古異矣若漢之中興郡國良政增賜
金爵使民尚久其惠公卿缺則選所表以進用令夫民
得良政而朝夕去之失其所安宜乎越民思公無復已
時夫以僖公善于魯人彼能請命于周史克為之頌其

聲章章不泯于茲今公之行二者既不克獲使紳不得以鄙陋固避奉紀盛烈以慰邦人于萬斯年是歲八月壬午尚書都官員外郎沈紳謹記

山陰縣朱儲石斗門記 沈紳

朝廷方修天下水職乃命知山陰會稽二縣事者提舉鑑湖嘉祐三年五月賛善大夫李侯茂先既至山陰盡得湖之所宜與其尉試校書郎翁君仲通始以石治朱儲斗門八間覆以行閣中為之亭以即二縣塘壯之水

東西距江百有十五里揔一十五鄉溉田三千一百十九頃有奇昔之為者木久磨蠹啓閉甚艱衆既不能力當政者復失其原每歲調民築遏以苟利騷然煩費無紀而水旱未嘗不為之戚大夫之治如平一身之疹必先寧其心而鍼砭以輔之誠良民醫也故邑老助教虞元昱率門長李文用周文寵願發貲以聽命効力唯恐在後遂擇天章寺元聳相與募財屬之成功明年秋衆以其成請書於紳而為之辭曰越比北東兩山東湖傑石中

蹲澌流於江喋木植門自古邦侯淫霏虐陽時其畜施
衣食其腴豈公逮私嵗卒無虞酣酣笑歌木腐不支築
壇以勞孰究孰惟民夷有來大夫至止手摩百疾始而
眺脈徐迹本末校書嘉聞胥抃奏勤汗肌骭塗莫我告
煩唯虞季周倡勇莫遏唯聳羣悦貲來雲委乃甃于山
壁削林立隃時門完芘有寧宇沸川閴郊萬夫聚觀勿
憂勿恫繇吾二君材美工堅曷日之單智經其初仁以
紹承司命爾民敢告後賢紳將為之記考其言於勾踐

曰宗廟社稷在湖之中乃知後漢太守馬臻初築塘而
大興民利也自爾沿湖水門衆矣今廣陵曺娥是皆故
道而朱儲特為宏大及覩地志與鄉先生趙萬宗石記
則謂貞元中觀察使皇甫政所造此特紀一時之功爾
後景德二年大理丞段棐為縣修之其記存焉繇漢以
來且千歲惟政棐二人名表於世而人不忘至大夫始
建不朽之績宜悉其論次章示來代以慰吾民之思是
冬十二月丙戌謹記

新昌縣石城山大佛身量記　僧辯端

剡谿之東三十里而遠屬新昌縣有石城曰隱岳實天台之西門去縣五六里而近雙巒駢聳狀猶琢削實其表無瑕隙而草樹不得植虗其中無翳隘而虎豹不得入豁然若堂奥窅然若龕室誠造物者獨有意于是焉其左右前後皆圓岑峙峰胥以環衛案劉勰舊記當永明四年有浮屠氏厥號僧護嘗兹矢誓期三生恭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二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高

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一十丈座廣五丈
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
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
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
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跏趺相
去四丈五尺咸壯麗特殊其四八之相罔弗畢具咸平
五年端東遊天台路經是岳故得雄觀其敞博崇偉且
歎仰之不暇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

擬者乃詢其數量之延袤列之于石以垂堅久庶傳于四方之耳目俾洽于聞見也若其神異之感名事物之奇勝悉存諸劉公之文此不當復有說矣時皇宋咸平壬寅記

會稽掇英總集卷十九

會稽掇英摠集卷二十

宋 孔延之 撰

修禊于雲門王獻之山亭序 王勃

觀夫天下四海以宇宙為城池人生百年用林泉為窟宅雖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煙霞披薜蘿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郊許玄度之風月琴臺涼落猶停隱遁之賓釀渚荒涼尚有過

逢之客偃舟蕩漾若海上之查來羽盖參差似遼東之鶴起或昂昂騁驥或泛泛飛鳬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遥之地而上曇無為之道下棲玄邈之風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祓禊于獻之山亭也遲遲風景出没媚於郊原片片雲飛遠近生于林薄雜花爭發非止桃蹊遲鳥亂飛有餘鸎谷王孫春草處處皆青仲統芳園家家並翠於是携旨酒列芳園先祓禊於長洲郤申文於促席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漢爭流清歌遶梁白雲将紅塵並

落他鄉易感自棲恨於兹晨羈客何情更離娱於此日加以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離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人之情也能不悲乎宜題姓字以傾懐抱使夫會稽竹箭則雄我於東南昆阜琳瑯亦歸予於西北大原王勃序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泒乎吳興長

老畫公掇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送迭韻氷玉相和層峰千仞下有金碧攫郿夫之目初不敢視三復則淡然天和晦于其中故覩其容覧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况會稽山水自古勝絶東晋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

之境物又其梯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齲齬為歎哉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劉禹錫

釋子工為詩尚矣休上人賦别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為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為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維學為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

至皎然以書薦于許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于李侍郎紓是時以文章風韻主盟于世者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少葉張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悦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游京師名振輦下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入會稽歸東越時吳楚間諸侯多賔禮招延之元和十一年終於宣州開元寺七十有一門人遷之建塔于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本教也初上人在吳

興居柯山與晝公為侶皎然字晝時以字行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有支許之契焉上人没後十七年予為吳郡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來乞辭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近二千首今删取三百篇勒為十卷自大歷至元和凡五十年閒接詞客文人詶唱別為十卷今也思行乎昭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為許曰世之言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

大樂之音獨吴興晝公服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為弔客黄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耶

送無作上人遊雲門法華序 孫郃

越中山水名於天下山寺雲門法華又名焉嘗憶北海遊越越帥日率從事樂妓酒饌訪北海北海不樂因曰某久住此葢為雲門法華二寺今日攜酒樂大似方便

發遣越帥乃已此出孫相公譜書譜書是顏魯公作又見朱倣詩曰長憶雲門寺門前千萬峯郤嘗居越中每吟此詩未遊二寺常以為過上人名僧也又遊名寺前欲遊天台今遊雲門法華二寺宜哉乃知靈鶴不之蓬島則在青田有異凡禽遊不擇地別上人怏怏因為序送之

游小隱山敘 錢公輔

越城之西南有所謂王氏山園者衆以為一境勝絕太守楊公曰彼可遊焉一日擕賓佐浮輕舟走平湖四五

里而至望其門如樓閣之在煙雲中入其堂登其亭廓然如形骸之出塵世外山蒼谿碧繚繞四注皆可襟迎而袖揖奇葩珍樹映雪滿前公奮曰吾來越舊矣未有如今日勝且快者使呼其主而詰之曰山名謂何對曰有而非美名也亭有名乎則曰朴愚敢以名為公使圖以來因名其山曰小隱山堂亦因山之名堂之東榮俯檻而窺者曰瑟瑟池出堂而登數級乃止曰勝奕亭自亭而北登降乎竹間五六十步而後至者曰忘歸亭過

而至于最上者曰湖光亭順山而西達於山足曰翠麓亭由忘歸至翠麓曰探幽徑曰擷芳徑曰捫蘿磴曰百花頂皆因其所遇而得之心焉已而至于山外有池池心有宇曰鑑中亭轉而通於始至之門門隅亦有池有宇曰倒影亭凡一景一趣無不為之稱者且曰令而後吾當數至此也因命通判軍州事錢公輔書以鐃諸石噫人生百歲塵鞅榮利淫惑病憂紛紛而汩之幾日而如此樂幾何而如此勝耶予弗書不祥預是遊者都官員

外郎江鉞節度推官袁嗣隆觀察推官王仲衍前進士王霽朱方凡六人皇祐三年春二月二十八日叙

越州圖序 沈立

按圖記越州本禹貢揚州之域初禹東廵狩會羣臣於會稽之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帝少康封少子無餘於越以奉禹祀是為越侯至勾踐遂破吴并有其地地里志曰吴地斗分埜於辰在丑周秦而下興廢靡常隋大業中改為越州至唐僖宗幸蜀以董昌討劉漢宏遂為節

度使未幾昌叛錢鏐擒昌因為鎮東軍命鏐兼兩藩節度使陞為大都督府皇朝興國三年忠獻王奉土歸朝廷今隷兩浙東路州境東西二百三十二里南北四百四十七里領會稽山陰剡諸暨蕭山餘姚上虞新昌八縣凡主客二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夏秋二稅和買共八十萬一千三十六屯石貫疋府縣官屬五十二員廂禁軍一十二指揮軍府職吏共二百三十人羅城周圍舊管四十五里今實計二十四里二百五十步城門九

唐楊素築子城十里倉場庫務三十五州縣坊郭計七十一鄉村鎮市六百八十三橋梁一百二十九祠廟九十五寺院宫觀三百三十七會稽與錢塘分浙東西若論其事權地望則錢塘宜當東南第一而越實次之昔白樂天元微之嘗為杭越守互以詩筆相誇人到于今稱之如較其輿賦繁重獄訟清簡則越為之勝觀其土俗雅尚風物温秀儒學之士居常數十百人以詞筆取甲科陞通列者比比有之其剌史之居據高憑峻茂林

脩竹環廁其左右前後樓閣交映亭榭相望晨昏起居雲山在目若蓬萊閣望海亭東齋西園皆燕遊之最著者其人物則鄭洪謝敷王右軍賀知章徐浩數公皆以名載圖史又其勝槩如稽山鑑湖蘭亭苧蘿若耶禹穴之比者甚衆又按道書會稽山即陽明洞天也其伽藍禪叢則天童雲門天衣戒珠最為佳勝至于蔬䲡珍隽花竹奇怪固不可得而遽數也然習俗務農桑事機織紗綾繒帛歲出不啻百萬繖由租調歸于縣官者十嘗

六七復又封域大半瀕海居人以魚鹽為生而好聚飲督課太急則詆冒者益衆守令患其重困於民而亦不敢少為寛假立曽高本越人也間領漕居杭嘗為錢塘圖今遂請守越因作會稽圖少冀好事者知其梗槩耳時熈寧庚戌中元日記

鑑湖序 曽鞏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為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東南者皆委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碶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堤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揔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

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堤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由三江之上兩山之間踈為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于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

宋興民始有盗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歴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盗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谿自樵風逕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巳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

杷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輙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縱閉又以為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為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縣主役

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利便處使了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一丈高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

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載畢至三尺當九載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摇役夫内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之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户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収而人不煩獘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為宜修吳奎之議以歳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為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説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甞不聽用而

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千千又至于五萬刑有自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

以一國自王内有供養禄廪之須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遺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可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為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

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謂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嵗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于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于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必不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遊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

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者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覩也故曰此遊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

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

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茍簡

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

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

縱之法矣欲痛絶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其湖

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

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内者又

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功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

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也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之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

雜文

朱育對

會稽典録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頴川問士於鄭名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

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崐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

育馬王府君箋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
曰不敢及遠畧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
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
讐海内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嚻漁則化盜
居則讓隣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
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
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
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

之信及陳宫賁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奥秘下攄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縣綦母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駟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劉莫侯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黄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

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
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彦尚書烏傷楊喬桓
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資聰亮欽明神
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
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記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
矣潁川有巢許之逸軌吴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
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
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薫而

出之斯非太伯之儔耶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廵於此而葬之矣鄞大里黄公絜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阼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虞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于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以下者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

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栁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禄遁迹黙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相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闞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勲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弈鄱陽太守章

安虞翔各馳文檄暐若春榮處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祈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陽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刼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于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

為治并屬於此而江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冦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隂自永建四年歲在巳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山隂述 賈公衡

天寳甲午歲夏四月宇文顥莅山隂令是日鄉黄髮與

胥徒洎衆趨事於琴堂之下顒以待命公乃從容言曰自大朴既散大道既隱我先王始議於理盖失人而後有理失理而後及亂理之義其難乎不易方不變俗因獘施宜而已夫身違而心違心違而性違以至于天官擾而吏擾吏擾而人擾以至於亂故繕性必先繕身心理人必先理官吏教之不明令長之過化之不率吏人之罪於是邑人聞之豪暴貪者肅焉而悛貧窶寡弱者煕焉而安故一年而成其佳政二年而號為樂土人吏

樂安郊坰翁鬱澄湖之上清風穆然茲所以承其聲懷其惠者相與如歸然後以順固以信齊一是以趣務舉滯猶騄之勒若氷之釋君子曰山陰之理得其由矣天下之政煩我政其静天下之理外我理其中身和則心和心和即性和性和則氣和氣和則陰陽和然後感其氤氳忘不離德不分官簡則吏簡吏簡則人簡人簡則物簡物簡則天地簡然後知其止足上不干下不黷和與簡政之本歟噫古之化吏人俱及其次吏及其下俱

不及自太公灌壇仲尼中都言偃武城至宓不齊巫馬期單父六百年間吏人猶及自西門豹史起鄴至魯恭中牟三百餘年吏人更及自魏晉宋齊梁周隋四百餘年吏人俱不及聖唐分職公復及之若磅礴而言普暢皆是則尭之屋不足封舜之刑不足用遷善遠罪何慮何思是理也其體宏哉石而刻之永鑑來者賓公衙記

歴山賦 有序　史館王相

餘姚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運使不直提

點刑獄疑令余來𧰼之將歸閔然望歴山而賦之歴山在
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歴山之峩峩兮予汝耕之孰汝彊兮此匪予私云然兮
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歴山之峩峩兮則維其常人
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
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為誰

題禹廟壁 劉㚟

皇祐二年秋予自閩由太末登天台川陸間行至郡凡

數千里觀山澤之可樹植者或荒潴焉田畝之可澮畎者或漫滅焉自剡而西遇雨數日農田甚豐垂穫而遭霖潦之害春夏斯民飢莩瘝瘠未起者重困是水予心哀焉嗚呼宜樹殖而荒潴凍餒之源也宜畎澮而漫滅水旱之道也天地非不生且育然而吾民重罹飢困賛乎化育之道未至焉耳夜過鑑湖人指南山而告予曰禹廟也予具冠帶瞻望内起恭肅不覺感者泣下既而欲誌其事厥明次于會稽之門遂寫屋壁其歌曰

地生財兮天生時聖賢之贊育兮或失其宜畎澮距川兮川距海水旱罔至兮民無凍飢畝田是起兮帝載以熙萬世永賴兮胡不踐履而行之嗚呼禹乎誰知禹心之增悲

永福院大像贊　沈遼

浮屠之說傳中州使人知真如寂滅之法然後中州承事佛為聖人事佛非佛心也佛名如來佛之生也以諸相為佛耶是相為妄以大身為佛耶是身無體然而非

佛則不名為法是有生者所以登正覺成上道也佛示滅世以為滅也不滅不生一佛滅諸佛生諸佛滅故文提偷婆生人以土木為佛儼然佛也人以風火為身完然身也吾謂還之土木還之風火則是佛與我皆妄也故知我則知佛是以明慧之士以佛為一而愚者事分別也猶假以攝心所為有盡為有為法無盡為無為法者是已昔者錢氏有吳越之地事佛尤為最篤文穆王有子曰儀暢府治于會稽公宫據卧龍之山儀親以其

女為尼者三人又出其私財數千萬即卧龍之陰為佛
廟名曰寶積儀自為文内佛藏中吳越國既除忠懿王
以其族歸京師錄是寶積衰而其徒寖以散去日朘月
壞大殿之外鞠為荆榛龍象號惻禽鼠攸居嘉祐六年
長興公來為是州既將大治學宫乃取寶積之舊殿以
為孔子殿顧視其中則大像巋然在焉或謂公儒者必
毀之公曰夫功難成而易壞前人歷年而成之吾一旦
而壞之顧未足以抑浮屠而徒傷前人之功且浮屠之

法方行于天下而塔廟之役未有禁也壊於此將成于彼使徙而歸之其徒是可省千萬之費於後也於是永福智印師聞而謁公願得以歸永福之正殿曰為是殿十有六年矣而大像不能成計其費葢千萬也今願因公而成焉公許之為命工度作凡傭役之費悉取之其徒二月癸巳先遷中軀其脩丈有八尺大十有二圍其重莫能勝計乃作檦車于陸方舟於河以遷山動風旋隠隠隆隆人不知其功三佛以次遷逮諸菩薩弟子凡

有二軀以及四壁楣帶奥窔之像或突或繪咸因彼實此小則尋尺大至逾丈皆不失毫氂有若其素金相玉毫大裓重襦堂堂乎正位端嚴跂立之侍冠胄攖甲之神森然在列六月壬申迺訖工内外完具煥若新焉觀者夔夔稽首瞻仰咸以是為大事勝縁非偶然脗合者不可以知見道也於是時長者之施日以大來重屋崇崇中嚴外隆爰及别殿增庳為穹不亟其力而靡不庸是歲秋八月公去而治于杭智印始欲賛其事迺來請

文於余余方得維摩之說蹈無生法忍杜門遠謝人事何能為文頤不得已強為之贊云

金僊頎頎妙相尊稽首十方尸正法於何為生何為滅或聞諸佛號如來大匠升天巧模畫一切有為吾知假或盛或衰繫其逢得福在心不在佛在昔王子令何往成就愛女青蓮中阿育文殊在深谷繇來所贖本虛空善哉檀施非一力所願此地臻極樂種種妙香雜諸珍我咸洪捨無貪著彼時如來在寶積我心永懐苦不

足今日如來歸道塲我心懽喜遂瞻依願我諸佛施慈
悲感以是心承是報世世子孫應供養長獲饒益無時
衷稽山盤盤翠相疊鑑水泱泱迥無極地勢博平人物
古晉代衣冠盛于此遺風勝事紆可尋大士遊方量無礙
龍光有應我為證億萬斯年示來者

會稽掇英總集卷二十